

T/CGDF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团体标准

T/CGDF 00006-2020

小型鲸目类动物尸检和标本采集标准

Small Cetaceans Necropsy and Specimen Collection Standard

2020 - 6 - 23 发布

2020 - 6- 30 实施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发布

目 录

前 言.....	III
说 明.....	IV
小型鲸目类动物尸检和标本采集标准.....	1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动物尸检和标本采集原则与目的.....	2
5 安全和公共卫生.....	3
5.1 解剖安全.....	3
5.2 公共卫生.....	4
5.3 在搁浅地点工作后措施.....	4
5.4 人事管理、媒体和公众敏感性.....	4
6 大体尸检方法和内容.....	5
6.1 形态测量学.....	5
6.1.1 胴体状况评分系统.....	5
6.1.2. 胴体测量.....	9
6.1.3. 性别和年龄确定.....	10
6.2. 胴体解剖.....	11
6.2.1. 去除肩胛骨和前角淋巴结.....	13
6.2.2. 胸腔.....	13
6.2.3. 腹腔.....	15
6.2.4. 生殖道.....	17

6.3. 头骨.....	18
6.4. 声音/噪声刺激.....	19
6.4.1. 耳朵.....	19
7 标本采集和储存.....	19
7.1. 寄生虫采集与储存.....	20
7.1.1. 胃.....	20
7.1.2. 肠.....	21
7.1.3. 肝和胰腺.....	21
7.1.4. 肺.....	21
7.1.5. 循环系统.....	21
7.1.6. 颅窦.....	21
7.2. 牙齿采集和储存.....	21
7.3. 食物残留（猎物研究）.....	22
7.4. 用于 DNA 研究的皮肤.....	22
7.5. 用于生殖研究的生殖腺.....	22
7.6. 组织病理学标本.....	22
7.7. 病毒学标本.....	23
7.8. 细菌学标本.....	23
7.9. 毒理学标本.....	24
参考文献.....	25

前 言

为详细了解亚洲水域鲸目动物的种类、多样性、分布格局、生存状况、生存威胁等因素，推动其进一步研究、保护和管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特制订本标准，推动小型鲸目类动物尸检和标本采集工作的系统开展，使其按照一定的方法和顺序进行。

本标准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尸体解剖规则》、《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医疗废弃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文件。

本标准的内容包含小型鲸目类动物尸检和标本采集技术规范。其中尸体检验由于个案复杂多变，鉴定实践中基于求同存异的原则，在具体操作中本标准的各部分可酌情独立使用。

本标准适用于小型鲸目类动物尸检和标本采集。

本标准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制订。

本标准主编单位：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中国绿发会团体标准研发管理中心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生物与科学伦理委员会

本标准参编单位：

江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名单：

Sara Platto 薛彤彤 周晋峰 卢 蕾 苏佩芬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

王 豁、张永飞、王晓晔

徐巍巍、唐在林、马洪鹤、郑文军

说 明

鲸目类动物种群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减少。包括黄海、东海和南海在内的所有地理区域，被认为是鲸目类动物丰富度和多样性水平较高的海洋地区。鲸目类动物搁浅数据可以提供有关物种发现和多样性的基线信息，而无需进行昂贵的实地调查工作。根据搁浅的数据，人们可以进行科学研究、制定保护行动和管理策略。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质的鲸目类动物搁浅信息网络，这种网络将会使收集鲸类动物搁浅信息更为有效。此外，制定所有研究团队都可以使用的尸检标准，也有助于更加可靠地进行标本收集和数据共享。本标准是从过去案例的宝贵观点中总结得出；更期望将样品采集的标准化与过程的优先程序化，本标准能让在诸多不幸情况下，让遭受搁浅和受苦的鲸类与海豚动物中所采集的样品，能够呈现更大科学研究效益。

鲸目动物法医科学是了解这些动物的生物学、其死亡原因、生活环境变化的重要工具，可以帮助人们制定适当的保护措施。通过使用系统化方案进行小型鲸目动物尸检和标本采集，可以收集尽可能多的详细标本，并且还可以在使用相同类型解剖方案的不同研究小组之间进行数据对比分析。此外，在中国建立国家鲸目动物搁浅网络非常重要，它能够协调不同研究机构之间对搁浅动物的营救，有助于建立国家数据库，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收集重要信息，这对于海洋保护区的管理也同样至关重要。

小型鲸目类动物尸检和标本采集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小型鲸目类动物尸检和标本采集的一般程序和技术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小型鲸目类动物尸体解剖活动。

本标准中的小型鲸目类动物尸体来源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利用特许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国家林业局、农业部公告 2017 年第 14 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16548 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

《GB 19489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SF/Z JD0101002 —— 2015 法医学尸体解剖规范》

《GA/T117 — 2005 现场照相、录像要求规则》

《GA/T221 — 1999 物证检验照相要求规则》

《GA/T223 — 1999 尸体辨认照相、录像方法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T/ CGDF 00001-2020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标准》

《T/ CGDF 00002-2020 生物多样性评估标准》

《T/ CGDF 00003-2020 生物多样性修复标准》

《T/ CGDF 00004-2020 生物多样性适应标准》

《T/ CGDF 00005-2020 生物多样性补偿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3.1 鲸目类动物 (Cetaceans)

鲸本身定义比较模糊，鲸目可以包含所有鲸类，还有特定科的鲸类。鲸目中还包括所有海豚。鲸目动物传统上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鲸须鲸(小露脊鲸除外)和抹香鲸；第二类包括小齿鲸和海豚。鲸目动物分布于世界各个大洋，从北极到

南极的海洋都有。有些品种是全球性的,其中包括较大的第一类鲸和商业上重要的品种——蓝鲸、驼背鲸、长须鲸、鳁鲸、小鳁鲸、抹香鲸和虎鲸。

3.2 动物尸检 (Animal Necropsy)

尸检是指运用病理解剖的有关知识,通过检查尸体的病变,以诊断疾病的方法。尸检即尸体解剖,是指对已经死亡的机体进行剖验以查明死亡原因的一种医学手段。尸检对于解决死因不明或对死因有异议而发生的医疗事故争议具有其独特的无法替代的作用。目的:尸体剖检观察,死者生前的各器官病变,科学的分析推断,得出符合实际的病理解剖学诊断,为疾病的诊断提供理论依据。动物尸检是指对动物尸体进行解剖。

3.3 形态测量学 (Morphometrics)

是指对被测量动物的整体与局部的长度、周长、距离和容积,内容包括体长、体重、胸围、腹围、头围等观察、记录的学科。

3.4 胴体 (Carcass)

是一个解剖学术语,本标准中特指被解剖动物的尸体。

4 动物尸检和标本采集原则与目的

4.1 动物尸检和标本采集原则

4.1.1 合法原则

尸体解剖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1.2 全面系统原则

尸体检验(特别是初次尸检)务必要全面细致,避免因检验不全面发生纰漏而影响尸体解剖结论或复检工作。应特别关注包括隐蔽部位、体腔及器官,并尽可能全面提取组织、体液等生物检材以备检。

4.1.3 科学性原则

动物尸检和标本采集过程必须遵循科学的检测方法,同时检测过程应有标准可参考、有依据可循。

4.1.4 实时记录原则

尸体检验过程中须及时以文字和图像形式进行实时记录。

4.1.5 准确辨识原则

辨识过程包括肉眼检查、组织学观察和实验室检查。应通过仔细的观察辨识病理改变，根据专业理论和实践经验作出合乎逻辑的分析和鉴别。

4.2 动物尸检和标本采集目的

1. 确定死亡原因 收集基本生物学数据；
2. 确定直接的人类影响；
3. 收集进行管理评估 建立健康，疾病和生物学的基线；
4. 了解暴露水平以及生物毒素、化学污染物、病原体，噪声和其他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5 安全和公共卫生

5.1 解剖安全

虽然已知与鲸类动物有关的人畜共患病很少，但一些人畜共患疾可能仍然未知，因此如果感染，可能很难诊断和治疗。在已知的人畜共患病中，丹毒是最广为人知的。人类一旦被咬，它是“海豹指”（Seal Finger）或类丹毒的常见病因。在海洋环境中的所有海洋哺乳动物和鱼类身上，常可发现丹毒；在鲸类动物身上，丹毒也已经被诊断出多次(Dunn et al . 2001)。丹毒经由皮肤上的伤口感染（Duignan）。支原体和弧菌(Dunn et al . 2001)也被发现可以从鲸类动物传染给人类。此外，下列海洋哺乳动物的携带病菌，也有可能感染人类(Duignan 2000a, Duignan 2000b):

- 沙门氏菌（海豹）；
- 布鲁氏菌（海豹 英国）；
- 分枝杆菌（海豹）尚未记入鲸类报告，但已被发现能从海豹传播到人类；
- 鲸类中的海鱼分枝杆菌（Dunn 等，2001 年）；
- 甲型流感（海豹）斑海豹—人类结膜炎；
- 海豹痘病毒（北半球）—皮肤损伤；
- 杯状病毒宿主范围广，有突变可能—水疱性皮肤病；
- 弹状病毒（包括狂犬病）北半球鲸类和海豹；
- 原生动物—鞭毛虫、隐孢子虫，寄主范围广，可引起胃肠道疾病；

- 未知。

5.2 公共卫生

与样本采集有关的安全预防措施,通常包括采集锋利物品的基本卫生和安全措施,但在搁浅地点工作的研究人员和其他人员还应了解相关地区的职业健康和
安全要求。基本要求如下:

- 1.清理;
- 2.饮水充足,并防晒、防风、防冷、防雨,保持卫生;
- 3.戴双层手套,涂抹护肤霜;
- 3.穿工作服;
- 4.戴口罩和护目镜(如果靠近气孔或有结核病风险因素);针对较大动物,穿带靴链或带钉铁鞋底鞋子(用来避免滑跤事故);覆盖锋利的骨头碎片;
- 5.锁子甲手套(可选-必须合适);
- 6.磨刀器-石头和钢材;
- 7.锋利的容器和刀块;
- 8.用碘或浓度 70%酒精消毒伤口;
- 9.所有设备使用后,用广谱消毒剂消毒;
- 10.安全数据表应与所有化学品(如固定剂、防腐剂)一起使用。

5.3 在搁浅地点工作后措施

- 1.清理和消毒装置,确保所有的刀,鲸脂钩子和游标卡尺用温热的肥皂水清洗、清除胶带、清除沙粒。在工具表面喷洒隔水剂(WD-40),防止它们生锈;
- 2.在所有试剂中补充已用完物品,如样品袋、样品罐、手套、70%酒精等;
- 3.整理收集到的所有数据,复制所有数据表。确保所有的部分都已完成,所有的数据都已整理;
- 4.联系样品接收者,告知他们所收集的所有样品,并就是否将所收集的任何样品纳入他的收藏展开初步谈判。

5.4 人事管理、媒体和公众敏感性

可参考事件控制系统(ICS)管理。事件控制系统(ICS)同样可用于管理

收集样本的人员，如媒体和公众。

鲸鱼搁浅是触及情感类事件。对于一些人来说，对死去的鲸类动物的取样和尸检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厌恶，尤其是那些试图拯救它们的人。谨慎是必需的，在某些情况下，ICS 管理者可在被取样的动物周围竖立盾牌。

6 大体尸检方法和内容

标准化尸检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死因和收集基本的生物学数据，如健康状况、疾病、搁浅个体的生物学数据，同时也可以了解搁浅胴体的暴露程度、生物毒素、化学污染物、病原体、噪音以及其他环境因素对其健康状况的影响，以供管理研究使用（Rowles et al, 2001）。

6.1 形态测量学

应收集所有海洋哺乳动物尸体的标准形态学和描述性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物种识别、年龄估计和身体状况。为了解释污染物对海洋哺乳动物造成的负担和影响，以及为确定所患疾病和死亡事件的流行病学解释，需要确定动物的身体状况、年龄等级和生殖类别（Rowles et al, 2001）。

6.1.1 胴体状况评分系统

通过沿动物的背轴查看，可以评估该动物的营养状况。较为健壮的动物背鳍两侧的背肌块（轴向肌肉）呈圆形或凸形。而消瘦动物的后臀围会略有减少，且背侧身体可能会凹陷。瘦弱的动物会损失较大的内侧肌肉，并且会在背侧身体处凹陷。消瘦的动物在颈背上也可能会有更明显的凹痕（Rowles et al, 2001; 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对动物尸体的外部评估旨在记录尸体表面任何不规则/反常现象，例如尸体表面是否有伤痕、其位置、部位肿胀程度、孔口分泌物、眼睛凹陷程度、较明显的脊椎突起、颈部凹陷以及粘膜是否干燥或出血。该评估应通过使用摄影来进行。照片应当尽可能地与拍摄对象成直角，并需使用背板（Duignan, 2000b）。以下图片对于物种、性别和性别分类的识别至关重要：

1. 整个动物的左右侧视图；

2. 尾部测量；
3. 背鳍测量；
4. 头部从左侧到右侧测量；
5. 自头顶测量；
6. 牙齿；
7. 整个腹部；
8. 生殖器裂口、肛门、脐部（三处完整一体测量）；
9. 疤痕、伤口、受伤部位、其他异常；
10. 左右鳍部；
11. 外部寄生虫（若有的话：检查凹陷处和孔口）；
12. 解剖过程中的任何其他病变；
13. 应对胴体状况所有阶段的牙齿计数。从前到后计数牙齿，并按顺序记录任何缺失的牙齿。注意是否未长出的牙齿。应当对左右上颌和下颌的牙齿进行计数（Kemper, unpublished）。

动物胴体状况可采用 Geraci 和 Lounsbury（1993）开发了标准的动物胴体状况评分系统，该系统可以根据胴体状况确定可以收集哪些标本。评分系统基于从 1 级（活着的/有效的）到 5 级（木乃伊化的/尸体干瘪）的 5 个分级。在 48 小时后，或是在更温暖的气候中，尸体便可能会处于 4 级状态。因此，最为重要的是只从足够质量的动物尸体中采集标本，以便进行适当的分析（Duignan, 2006b; 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胴体状况评分系统具体如下：

表 1 胴体状况评分系统

等级	状态
1 级	活着的/刚刚死亡；
2 级	（胴体完好） - 身体有新鲜的气味，眼睛清澈，没有肿胀。舌头和阴茎未突出。脂肪紧实而白净，肌肉紧实，呈暗红色且轮廓分明。大脑坚固，肠内气体很少；
3 级	（虽然有腐烂，但器官完好无损） - 身体可能出现肿胀，舌头和阴茎突出。尸体散发出轻微的气味，粘膜干燥。眼球可能会萎缩或消失，脂质血液可能会微染或含油，肌肉可能会变得柔软且轮廓模糊。血液可以被溶解，器官柔软、易碎、有斑点，但仍

	然完好无损。肠道被气体扩张，大脑仍然可以呈现出明显的表面特征，但是它同样具有柔软和易碎的一致性，且呈红色；
4 级	（状况较差、高度腐烂） - 尸体腐烂，皮肤脱落，散发出强烈的气味。脂肪很柔软，可能有气泡或油泡，肌肉液化或很容易撕裂，可能会脱离骨骼。血液稀薄，呈黑色，器官仍然可以辨认，但非常脆弱，容易撕裂，难以发现。肠道充满气体，大脑柔软，像布丁一样，暗红色，还有气囊；
5 级	（已经木乃伊化或已变成骨骼化的残骸） - 皮肤可能会覆盖在骨骼残骸上，但剩下其余的组织都已脱水干瘪（Geraci and Lounsbury, 1993）（图 1）（表 2）。



图 1：胴体状况评分系统从 1 级（活着的/刚刚死亡）至 5 级（已及木乃伊化或已变成骨骼化的残骸）（图片来自：IJsseldijk and Brownlow (2018), Faculty of Veterinary Medicine, Utrecht University）

表 2 标本的收集表

标本采集	1	2	3	4	5
分诊、治疗和后续研究的临床资料	+				
测量和形态描述	+	+	+	?	
照片/说明	+	+	+	+	+
皮肤置于乙醇或饱和盐/有或没有二甲基亚砷	+	+	+	+	?
10%的福尔马林缓冲液中进行活组织检查	+	+	+		
将血液置于 EDTA、Fl Ox、LiH 和普通试管中——最好进行两次	+				
运送介质中的受影响部位拭子并冷冻	+	+			
冷冻受影响的组织（取 2cm ³ 置于无菌容器中）		+	+		
冷冻无污染的鲸脂、肌肉、肝脏、肾脏（用于病毒学、毒理学、脂肪酸、稳定同位素和激素分析）		+	+		
将安乐死时的心脏血液置于 EDTA、Fl Ox、LiH 和普通试管中		+	+		
大体病理描述		+	+	?	
所有器官和病灶边缘小于 1 厘米的切片置于 10 倍体积的 10%缓冲福尔马林中		+	+		
寄生虫：酒精（外部）、淡水、酒精/福尔马林（内部）		+	+	+	
胃和胃内容物（用于饲料分析和毒理学分析）		+	+	?	
粪便（用于寄生虫学和激素分析）		+	+		
骨骼标本、牙齿		+	+	+	+
鼻塞、眼睛		+	+		
生殖器官		+	+		
头部（用于 MRI 或 CT 扫描下的听觉检查）- 需要手动摘除且不能使用电锯；或采用原位耳朵摘除术（适用股骨头关节分离器），通过“圆窗”使用注射器将其固定在福尔马林中。若条件不允许，则建议将整个耳骨浸于福尔马林中		+	+		

? = 次要的。标本的收集取决于胴体的状况。

注：根据胴体状况评分系统，在不同的腐烂阶段从胴体中收集标本（Kemper unpublished; Geraci and Lounsbury, 1993; Duignan 2000b）。

6.1.2. 胴体测量

胴体的测量只针对尸体状况进行,仅对级数为1级至4级的进行测量(Geraci and Lounsbury, 1993; Rowles et al, 2001)。

1. 总长度: 从上颌尖端到尾鳍缺口最深处;
2. 上颌顶端至眼睛中央;
3. 张口长度(上颌至嘴角);
4. 上颌尖至鼻孔;
5. 翼尖上颌至前翼插入部分;
6. 上颌顶端到背鳍顶端;
7. 上颌顶端至肛门中心;
8. 最大周长(测量的是全部周长并非一半,需将其加倍);
9. 鳍状尖端到前端的插入部分;
10. 鳍状肢最大宽度;
11. 尾鳍尖部至尖部;
12. 尾鳍缺口深度;
13. 背鳍顶端至基部(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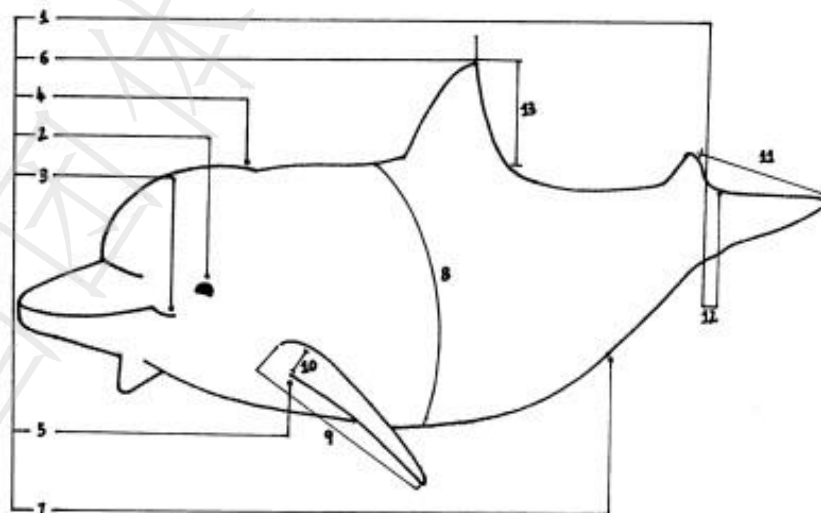


图 2: 身体测量 (Giorgia Seleliadis)

其他测量信息还包括体重,是否存在“咽喉沟”、“舌头羽毛”和“鼻毛”(Rowles et al, 2001)。

鲸脂在不同位置的厚度测量能确定动物营养状况的重要信息。可以根据图 3 中的图表测量鲸脂。从皮肤底部到肌肉表面切开。用游标卡尺测量鲸脂，以毫米为单位，精确到 0.1 毫米 (Rowles et al, 2001; Evans et al, 2003)。可截取与皮肤表面成直角的横切条，宽度和长度均为 20 厘米，位于背鳍尾侧插入处，采集后进行有机氯分析 (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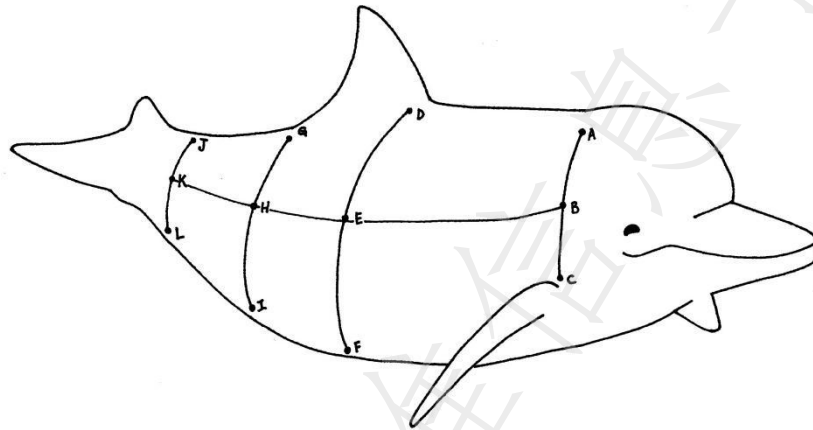


图 3: 鲸脂解剖区域及测量 (Giorgia Seleliadis)

6.1.3. 性别和年龄确定

性别和年龄确定的部分是来自于 Mazzariol 和 Centelleghé 的方案 (2007)。为确定一条小鲸的性别，需检查动物的腹侧中线。雄性和雌性鲸目动物在肚脐和肛门之间都有生殖器部位。对雌性鲸目动物来说，肛门开口中心与生殖器裂缝之间的距离一般应小于 10 厘米。而对于雄性，肛门和生殖器裂缝之间的距离要大得多。在大多数雌性鲸目动物的生殖器裂缝两侧可以看到一条较短的乳腺裂缝，尽管一些雄性也可能具有这一特征。性别的最终确认将始终是内部检查的结果 (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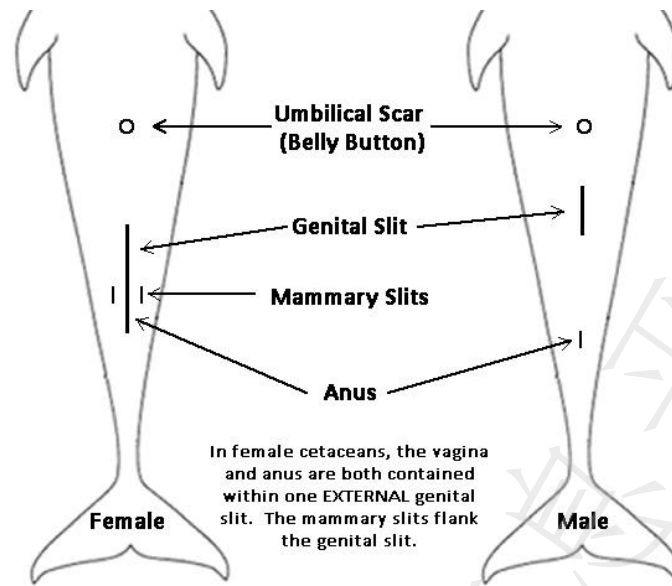


图 4: 鲸目动物性别判定 (MMAPL.ucsc.edu- Cetacean gender ID)

年龄预估对于了解特定物种的基本生物学特征非常重要。可以通过不同的参数来评估年龄，例如牙齿的磨损程度、肤色、颅骨缝隙的融合、体型（长度）或生殖参数 (Rowles et al, 2001)。在物理参数中，长度无疑有助于确定估计年龄。平均长度首先允许区分该动物是新生动物还是成年动物。仅出生几天的新生动物可以通过出现舌乳头和肚脐特征来进行鉴别 (Duignan, 2000b)。介于成年动物和新生动物之间的中间长度动物可将其归类为年轻动物。最后，老年动物的特征与成年动物相当，与躯干肌肉萎缩以及牙齿缺失或过度磨损有关。此外，还可以根据沉积在几种持久性组织（主要是牙齿，很少是骨骼）中生长层的数量来估算年龄 (Geraci and Lounsbury, 2005; 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6.2. 胴体解剖

胴体解剖方案是基于几个现有方案的不同点，例如：来自 Duignan (2000b)、Kemper (unpublished)、Rowles et al (2001)、IJseldijk and Brownlow (2018)、Kuiken 和 Garcia Hartmann (1991)、以及 Mazzariol & Centelleghé (2007) 的不同解剖方案。

在开始解剖动物之前，记录任何体外寄生虫的存在并将其收集以进行进一步分析是尤为重要的。它们最有可能出现在胴体的开口处或附近部位，紧挨着鳍和尾鳍 (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检查口腔（包括牙齿、舌头和颊腔）、眼睛、耳朵、开口处、鼻孔、肛门、生殖器缝隙和乳腺缝隙，以检查病变和任何分泌物。为明确乳腺中存在的任何液体，在尾端方向对颅骨的乳腺缝隙区域进行

按摩。若可以将液体压出，请取样进行有机氯分析（请参阅“标本收集和储存”部分）。注意液体的体积、稠度和颜色（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尸体的第一个切口应位于腹侧中线，动物在右侧，从下颌骨联合处到肛门绕过生殖器裂口和肛门的后一小段距离（Duignan, 2000b）。自腹侧切口的后端和前端在背侧中线处做第二个切口。去掉最上面的皮肤和油脂（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图 5）。必须检查鲸脂是否有寄生虫囊肿，记录囊肿的数量，然后收集并放置在淡水中。这些可能发生的直径小于 1 厘米的白色囊肿，通常位于生殖器外区或胸壁背侧（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Pugliares et al,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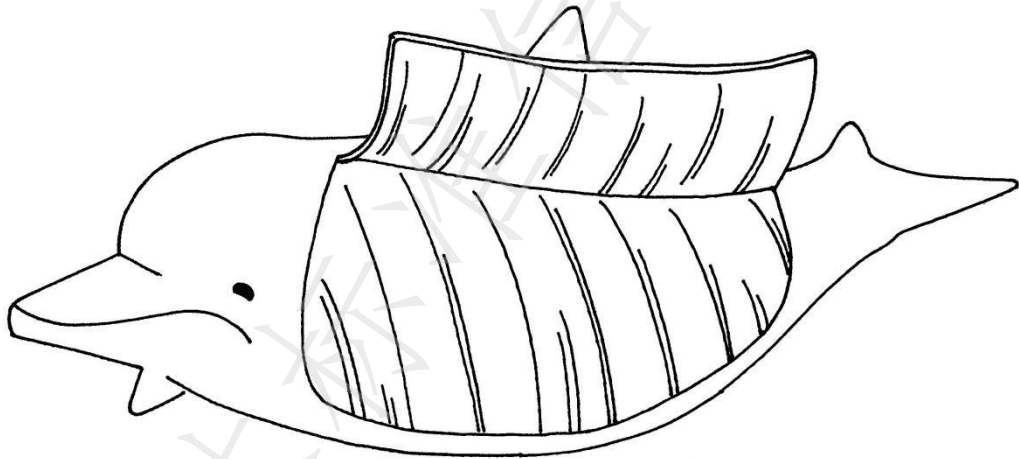


图 5：胴体解剖（Giorgia Selesiadis）

在切除筋膜和肌肉之前，重要的是要检查它们的颜色、质地、厚度和异常情况，如大出血、死后血管内的积血（瘀血或死后的软肿）和瘀伤（血肿）（Ma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瘀伤通常为凝胶状质地，呈深紫红色到紫色。去除从颈椎到尾股的背外侧大块肌肉或横跨的内侧肌肉。使用脊髓背侧和外侧突起作为这块肌肉的标志性边界。尽可能多地修剪脊椎和肋骨上的肌肉。获取组织学和污染物的肌肉标本。肌肉标本应在鲸脂标本的相同位置和下方采集（Duignan, 2006b; Pugliares et al, 2007）。

分开检查胸腔和腹腔，以避免一个腔体的液体溢入另一个腔体而造成污染。

6.2.1. 去除肩胛骨和前角淋巴结

通过切开骨下的结缔组织和肌肉，除去左肩胛骨和附肢（它们与其余的胸部没有骨质附着）。如果将肩胛骨向外侧拉，使其像鲸脂层一样向下反应，则肩胛骨很容易分离。在拉动和切割时，您应该听到噼里啪啦的响声，这表明您处于肌肉群之间的正确位置（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肩胛前淋巴结位于肩胛骨的颅角下方，靠近外耳。全身正常的淋巴结通常具有相同的特征：边界清晰的椭圆形，质地稍硬，颜色由米色渐变为桃色，皮质（外层）和髓质（中心区）之间的差别很小。如果组织开始从均匀的桃色变为棕褐色，这表明有反应。注意颈前淋巴结的大小、形状、颜色和质地。一定要区分皮质的变化和髓质的变化（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6.2.2. 胸腔

在采集标本或切断肋骨之前，应该先用手术刀或剪刀刺穿横膈膜，腹腔一侧应该注意放气。如果隔膜已经放气，就有可能存在气胸或重症肺炎（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打开胸腔的方法是从左侧肋骨的尾端开始，寻找每个肋骨和椎骨之间的关节。如果你用手术刀或小刀切断关节，则肋骨和椎骨应该很容易分开，不会断裂。还要注意的，年龄和疾病可能会影响关节脱臼的方式。从一根肋骨移动到另一根肋骨，在切割和移动肋骨时保持手术刀的恒定角度，以找到关节。注意，大多数颅肋骨沿脊椎呈双头状（Pugliares et al, 2007）。肋骨关节应触感光滑，而非颗粒状。检查肋骨骨折和骨刺情况。以这种方式取下骨骼，对于将来的骨病理学研究、教育推广或作为博物馆标本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取下肋骨后，检查体腔内所有器官的位置。注意任何变色、损伤、粘附、气味或液体（Pugliares et al, 2007）。

沿着每个下颌骨的内侧切开一个切口，以使舌头自由活动。一旦舌头可以自由移动后，将其向后拉，并在靠近颅骨处切开舌骨。在执行此步骤之前，将食道在胃入口处打结，并将两个结扎线之间切开。将喉部从固定喉部的括约肌中解放出来，并将舌头向后拉到颈部以释放气管和食道。然后，将胸腔背侧和腹侧切开，

以释放心脏和肺部。留意肺部与胸壁的任何附着物。在您执行此步骤时，应使其舌头、喉、气管、食道、胸腺、心脏和肺部仍然紧固在一起（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将器官置于干净的表面进行检查。

气管应当用剪刀剪开，并检查其粘膜是否有异常（泡沫、液体、血液）。在气管分叉附近，沿着肺的远端颅腹面，可见气管支气管淋巴结。这些淋巴结的检查对于确定皮质与髓质之间的差异、大小、形状、颜色或质地的变化非常重要（Rowles et al, 2001）。

甲状腺是最难定位和识别的组织之一。它位于气管的颅侧腹部，并横跨气管的宽度。甲状腺的颜色和质地通常类似于平滑肌。甲状旁腺是沿着甲状腺的颅缘附着在甲状腺上的一个较小的浅色组织，若能将其找到，可以帮助正确识别组织（Geraci and Lounsbury, 2005）。

胸腺是大型淋巴器官，是许多动物免疫系统发育的地方。它位于胸腔入口的底部，在颅骨到颅膈的前缘。动物断奶后，胸腺会随时间吸收，因此在成年海洋哺乳动物中通常不可见。检查组织的颜色、大小和质地的变化（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食管以与气管相同的方式打开。重要的是观察食道的浆膜和粘膜表面的颜色，质地和内含物是否异常（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肺应在分叉处与气管分离。检查胸膜表面是否有颜色图案和质地变化。正常情况下，充满空气的肺组织应在用手指压下后立即反弹（类似海绵），并且会在水或福尔马林中漂浮。检查肺内部结构的方法是从支气管分叉处切开气管，经支气管进入每个肺的细支气管。注意是否存在液体、泡沫和/或寄生虫，并描述其数量和颜色（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Rowles et al, 2001; 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肺实质的检查是在垂直于动物身体长轴的组织上进行连续切割（类似“切片面包”：在组织上进行多个平行切片）（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心脏的评估应始于心包（包括心脏的薄囊）。心包内应有少量的清澈液体，以便润滑。心包积液的异常表现为有气泡、血液、纤维蛋白链或纤维蛋白标记标记和粘连（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通过切除心包，将心外膜（心脏

的外表面) 露出以供观察。注意每个结构(左右心房、心室、主动脉和肺动脉)的大小、颜色和质地。横向切断主动脉和肺动脉, 切除心脏, 并保证每条血管大约有 6 厘米仍连接在心肌上。为检查心脏的内部结构, 用剪刀在颅骨右心房开一个小口, 沿着右心室内侧边缘向下剪到心尖。继续沿着右心室间隔的一侧切开, 直到该腔室连接肺动脉并切开血管。接下来, 剪断心尖部的左心室侧面, 沿着隔膜切开肌肉, 然后向上穿过主动脉。这个过程应使心脏的两侧保持完整(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Pugliares et al, 2007)。检查每个心房是否有蠕虫或其他异物。注意每个心房和心室的大小、厚度、颜色和纹理。左心室实质上应该比右心室厚。彻底检查其内部结构或厚度的变化。正常的二尖瓣和三尖瓣应该略薄且略微不透明。一旦心内膜检查完毕, 将心室切成薄片以观察心肌的变化。对右心室、左心室、房间隔、心尖、心房和主动脉进行组织学检查(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用无菌注射器从心脏抽出血液, 并放置在普通或血清分离管中。如果尚未凝结, 则在 EDTA 试管中放入几毫升(心脏血液可用于检测各种传染原和某些毒素)(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所有在胸腔内遇到的异常体液应用无菌注射器抽取收集并擦拭, 收集组织损伤并放入福尔马林进行固定(请参阅“标本收集和储存”部分)(Duignan, 2000b)。

6.2.3. 腹腔

通过从动物尸体上移除胃(先前是在心脏口处绑扎)、肠、脾、胰腺和彼此相连的肠系膜淋巴结, 将胃肠道与腹腔的其他部分分开。将胃肠道检查留到尸检结束, 以防止其他器官的物质污染(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肝脏在顶叶(朝向体壁)和内脏(朝向器官)的表面进行检查, 以确定叶片颜色、纹理和大小是否有异常。肝脏应被切成薄片(和肺一样), 用来检查胆管是否有寄生虫, 并采集标本进行有机氯和重金属分析。这些标本应该包含同样数量的来自左叶边缘、右叶边缘和肝门的组织(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大多数海豚的脾脏呈掌状, 似球形, 有斑驳的深紫色至白色, 外表纹理光滑。这个器官通常位于主胃下方, 靠近身体的左侧。通过将脾脏从网膜上分离来切除脾脏(稀薄的网状结缔组织)。在某些情况下, 副脾可附着在脾脏表面, 体积较小(0.2cm — 1.0 cm)。这些小脾脏与大脾脏具有相同的特征。应检查脾脏的颜

色、大小、形状和质地是否有异常 (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胰腺是呈桃红色的锥形器官，附着在十二指肠（小肠）的弯曲处。将胰腺的薄壁组织切成薄片，检查胰管中颜色、质地和寄生虫的变化 (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肠系膜是一大片连接肠道（和其他脏器）和肠系膜根部的结缔组织。这个结缔组织应该是半透明的，在试图直接解剖时会表现出一些阻力。检查肠系膜是否有寄生虫或真菌附着，以及肠系膜厚度和颜色是否有异常。肠系膜淋巴结呈手指状，灰色至黄褐色，较大的淋巴结位于肠系膜的中央，与先前讨论的淋巴结不同，肠系膜淋巴结的皮质和髓质更加清晰 (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Pugliari et al, 2007)。

大多数齿科动物的胃由三部分组成：前胃、主胃和幽门胃。检查胃的浆膜（外部）表面是否有变色和病变。如果存在内部病理，则附着在胃周围的淋巴结应明显增大。去除胃表面所有多余的附着组织，称量胃的重量。使用手术刀，沿着每个胃的大弯曲处在胃壁上切开一个足够大的切口，以便检查胃内容物和整个胃粘膜表面。分别描述每个隔间的内容物，注意胃内容物的成分（液体、整个或部分消化的鱼、鱼骨、寄生虫、其他异物）。一定要描述数量、颜色和质地。在进一步处理之前，收集一份生物毒素的标本。剩下的内容物可以倒出并过筛，以确保固体物质不会丢失，并进行彻底检查。保存所有异物以进行人-物交互作用记录。一旦排空，立即检查胃粘膜。分别注意每个隔间粘膜的颜色和质地。前胃的粘膜由鳞状组织构成，通常呈白色。主胃壁是分层的，通常比前胃壁厚，粘膜通常呈暗红色。幽门胃呈薄壁腺状，粘膜呈粉红色或胆汁色。寻找溃疡、变色区域和其他异常。称重空胃。取样每个隔室进行组织学检查 (Geraci and Lounsbury, 2005; 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小肠的检查需留到尸检结束进行，以免其他器官受到污染。从十二指肠开始切开肠道，寻找出血、变色和寄生虫的部位。小肠的内部可以通过抽样检查：在 5 至 10 个随机的、分开的区域，用剪刀沿着肠腔长度剪下大约 10 厘米。注意其颜色、浓度、内容物数量、管腔厚度、粘膜质地和颜色 (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大肠的起点位于回肠-盲肠-结肠绞合处，通常是直径较小的小肠和直径较大的大肠之间的脊状连接部。大肠的检查方法与小肠相同。结肠的检查与大肠相同，是通过切开从肛门到大肠的结肠腔来进行的 (Pugliares et al, 2007)。

右肾上腺和左肾上腺位于每个肾脏的颅极之前，并附着在背腹壁上。肾上腺是较小的、长方形的浅褐红色组织，在其表面具有不规则的沟纹。强烈建议在移除肾脏之前先定位并摘取肾上腺，因为如果没有肾脏作为解剖参考，可能很难找到它们。在切开肾上腺之前，测量（长、宽、高）并称重每个肾上腺。当肾上腺被切成两半时，正常的肾上腺中心（髓质）会明显变暗，周长（皮质）会变浅。检查外部和内部组织的颜色、纹理和形状是否有异常。另外，请注意髓质开口的相对大小，这将指示血管的使用情况。正常的孔径不应大于针尖 (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左肾和右肾是褐红色、卵圆形的组织，由大量聚集的肾小管（微型肾）组成，附在尾侧腹侧壁上。检查肾包膜（肾脏周围的结缔组织）是否有液体、出血或气泡，注意颜色、厚度和不透明度。在被膜上做一个纵向切口，将边缘反应到被膜上，观察是否有粘连或被膜下出血。通过切薄片检查每个肾脏的内部结构。注意颜色和结石的存在。观察皮质与髓质分化的程度，以及每个肾小管内髓质与皮质的比例。肾小管之间界限清楚，但在肾脏内部聚集 (Duignan, 2000b)。

膀胱是一个较小、呈浅粉红色、壁厚、且肌肉发达的器官，但是如果由于尿液而膨胀，膀胱壁可能会变薄并且呈半透明。在取出器官之前，用无菌注射器抽取膀胱内的任何物质。沿着器官的长度切开，露出粘膜表面并检查其颜色和质地。对膀胱颅顶端进行组织学取样 (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6.2.4. 生殖道

1. 雌性（卵巢和子宫）。子宫和卵巢最容易识别的方法是沿着从阴道到子宫的生殖道分为左、右两个角，每个末端都与卵巢相连。子宫是呈棕褐色到粉红色的组织，其大小和厚度取决于动物的成熟度和生殖历史。如果胎儿存在，且体积过小，不足以进行足够的单独剖检，则切开腹部，收集微生物学和分子标本，然

后用福尔马林保存整个胎儿。如果肺组织漂浮在福尔马林（或水）中，这表示胎儿肺发生了细支气管扩张（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将每个卵巢从子宫角上分离出来，检查外表面。一个成熟的卵巢具有随机发暗的凹痕或疤痕（白色体），这表示以前的排卵。怀孕雌性的卵巢会有一个黄体或一个较大的黄色物质附着在上面。内部检查前，测量每个卵巢（长、宽、高）并称重。还要计算和注意疤痕的数量以及有无黄体存在（Rowles et al, 2001）。

2. 雄性（睾丸和阴茎）。睾丸位于沿腹侧壁的尾侧腹腔内，在肾脏后方，每个睾丸都位于腹侧中线外。睾丸应与附睾一起从体内取出。测量睾丸（长、宽、高）并分别称重。附睾需检查是否有精子，检查每个睾丸的内部形状、颜色和质地变化。从外部检查阴茎，寻找分泌物、乳头状瘤或其他病变的存在（Rowles et al, 2001）。

6.3. 头骨

在整个身体中，大脑是最脆弱也是最容易受到破坏的组织，因此在将大脑从头骨中取出时必须格外小心。在移除头部之前，可以收集脑脊液进行细胞学和培养。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切除头部和颈部后面覆盖的软组织，以便进入寰枕关节，插入无菌针头和注射器，收集透明粘稠的脑脊液。头部必须从身体分离出来，方法是从气孔后面切到头骨和颈椎的连接处，然后在腹部完成切口（Rowles et al, 2001; 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然后，使用电锯或钢锯，从左到右切开每个枕骨髁的中间，直至侧颅骨的每一侧，然后穿过背部，正好位于头骨顶端标记的横脊的后面。一定要确保完全穿透骨头，但要避免与大脑接触。小心地在被切开的骨头中间放一个凿子，然后用工具把剩下的骨头敲开，直到颅骨的后部完整地脱落。要小心地均匀地拉开它，不要用一边作为杠杆，否则位于大脑部分之间的骨架（小脑幕）会穿透组织，损害大脑。用手指轻轻地将脑膜（包裹大脑的薄膜）从头骨上分离出来，然后在大脑下方切断每一根脑神经。头部倒置通常会使大脑轻轻地落到解剖人员的手掌上（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观察大脑外表面，注意每个不同结构（左右大脑半球、小脑和脑干）的对称性，同时注意蠕虫或损伤的颜色、质地和存在。血管充血可能是动物体位或死后尸斑造成的。用一把大而薄的刀，从头到尾一次性切开大脑，使两个半球均匀分

开，观察其形状、颜色、蠕虫的存在和质地变化。在视神经交叉处，可以在切口上通过覆盖在上面的硬脑膜（脑膜之一）来识别和提取小脑垂体。该器官位于骨质凹陷处，必须用解剖刀和小镊子取出。取大脑、小脑和脊髓标本进行微生物学和分子学研究。修复剩余的脑组织做组织学检查。在组织学标本集中包括正常和异常的脑膜标本是非常重要的（Pugliares et al, 2007）。

6.4. 声音/噪声刺激

在 Mazzariol 和 Centelleghé 的鲸目动物尸检方案中，也考虑了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声纳刺激对鲸目动物造成的损害（2007）。当组织被溶解的氮气过饱和，并且在组织内刺激了气泡的生长、促进扩散时，搁浅和声纳暴露刺激之间的非听觉联系便被提出。气泡的生长可能导致栓子诱导的组织分离和组织局部压力的增加，这也可能是人类潜水员患减压症（DCS）的原因（Fernandez et al, 2005）。DCS 是机体组织在氮气的过饱和作用下释放出氮气泡的结果。最近，研究人员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搁浅的鲸目动物的肝脏和肾脏有慢性气泡病变。这些病变表明，在体内形成的气泡可能持续存在并导致潜水鲸目动物的纤维化，也可能导致其大脑、耳朵和听觉脂肪出血（Fernandez et al, 2005）。

6.4.1. 耳朵

耳部取样可用于声纳暴露或其他声音暴露的情况。最初，收集耳朵，分离下巴，将鼓膜泡露出，并将其从软组织中清除。用手术刀或小刀切断鼓室复合体、枕骨和颞骨之间的韧带，将整个骨骼完全切除。一旦取出，找到鼓膜，慢慢注入 10% 的福尔马林溶液（Morell et al, 2009）。为了进行内耳的微观和宏观检查，根据 Morell 等人提出的方案（2009），该步骤有必要使用基于盐酸的脂肪商业脱钙剂（RDO®）对骨骼进行脱钙。RDO® 脱钙的时间必须适应于不同物种的骨骼大小。脱钙完成后，继续进行耳朵本身的连续切片。在体积较大的物种中，应去除鼓室复合体，以周期性过程的脱钙（Fernandez et al, 2005）。

7 标本采集和储存

标本采集的方案是基于 Kuiken 和 Garcia Hartmann(1991)、Rowles 等人(2001) 以及 Mazzariol 和 Centelleghé (2007) 的工作。

7.1. 寄生虫采集与储存

从分级为 1 级至 4 级的动物胴体中采集的标本较适合进行检验 (Duignam, 2006b) (表 3)。

表 3 寄生虫储存方法

寄生虫	储存说明
藤壶	首先将其在 10% 的 NBC 中固定 24 小时以上, 然后将其转移至 70% 的乙醇中。
桡足类和两足类	将它们直接放入 70% 的乙醇中。
线虫 (蛔虫)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将其在 GAA 中修复 5-10 分钟, 否则将其置于使用 70% 的乙醇或 10% 的 NBF。如果使用 NBF, 则仅需将寄生虫固定几个小时, 然后将其转移到 70% 的甘油酒精中。
吸虫 (鳞片/扁虫)	不论是存活着的或是已经死亡的动物, 都将其蠕虫在 AFA 中修复达 3 天, 然后将其转移至 70% 的乙醇中。注意不要使用甘油酒精。
绦虫	将蠕虫置于 AFA 溶液中, 用水浸泡 5-10 分钟, 比例为 4:1。然后, 将蠕虫转移至 70% 的乙醇中。从宿主中去除蠕虫时需包含绦虫头部。
棘头虫	将寄生虫固定于 AFA 溶液中达 24 小时, 然后将其转移至 70% 的甘油酒精中。

注: 参考 Geraci and Lounsbury, 2005; Mazzariol and Centellegho, 2007)

7.1.1. 胃

为收集包括可能存在的寄生虫在内的胃内容物, 打开胃, 在流动的自来水下清洗所有内容物, 然后把这些东西收集在一个桶中。用 0.2 毫米或更小的筛网将内容物过筛。在筛网中收集所有寄生虫, 并置于 4% 的福尔马林溶液内。如果内容物很多 (1/10), 则可能需要对胃和肠内容物进行一次取样。在这种情况下, 您需要将寄生虫的数量乘以 10 才能估算总数。如果您收集了所有寄生虫, 请将它们放入分级的烧杯中, 然后读取估计的寄生虫数量。如果寄生虫不多, 则将其计数 (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应检查胃壁上有无囊肿。如果有囊肿, 测量由囊肿引起的增厚周长, 然后将其剪下并挤压以收集蠕虫和内容物 (Rowles et al, 2001)。

7.1.2. 肠

将肠与腹腔的其余部分分离后，测量其总长度并将其分成相同长度的部分。在流水下分别打开并清洗各个部分，并将其内容物收集在一个桶中。将内容物在网眼尺寸为 0.2 毫米或更小的网中过筛。从筛网中收集所有寄生虫，并置于 4% 的福尔马林溶液中。收集蠕虫并将其放入分级烧杯中以记录寄生虫的数量。仔细检查是否有寄生虫附着在肠壁上 (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7.1.3. 肝和胰腺

将整个肝脏切成 1 厘米厚的切片。洗净切片，并将其压在装满水的桶中。取出压片，用直径为 0.3 毫米的筛网将内容物过筛。计数蠕虫数量，修复并存储。将相同的步骤应用于胰管 (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7.1.4. 肺

将整个肺部切出 1 厘米厚的切片，然后将其压入装满水的桶中。挑出蠕虫，并在分级烧杯中估算其总体积。若遇到结节，请按照“胃”一节中的说明进行测量，然后将其切下并压出以收集蠕虫和内容物。用水洗净支气管和细支气管，收集内容物，并用 0.2 毫米或更小的筛网过筛 (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7.1.5. 循环系统

将心脏切出 1 厘米厚的切片，然后在装满水的桶中将切片压出。收集所有蠕虫并计数 (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7.1.6. 颅窝

收集颅窝中存在的所有蠕虫并将其计数。确定遇到蠕虫的位置 (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7.2. 牙齿采集和储存

分级为 1 级至 4 级的动物胴体适合牙齿和骨骼的采集。每人必须至少收集 4 颗牙齿。最好从下颌中部取下牙齿，因为它们通常是最直的牙齿。在小型江豚中，可以通过插入一把锋利的刀或手术刀，首先插入牙齿和结缔组织之间的牙龈的一

侧，然后进入另一侧，便可很容易的拔掉牙齿。稍加拉动就可以去除整个齿条。在诸如宽吻海豚之类的较大物种中，可以通过使用尖锐的尖头工具在牙齿和牙槽之间的空隙处撬动来松动牙齿。若条件不允许，则可以锯下一块包含 4 个牙齿的下颌骨。松动的牙齿和颌骨部分可被冷冻。它们被冷冻的温度条件并无严格规定。或者，也可以将它们置于 70% 的乙醇或 10% 的中性福尔马林溶液中。不要将其干燥存放，因为这可能导致牙齿破裂 (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7.3. 食物残留 (猎物研究)

分级为 1 级至 4 级的动物胴体可进行胃内容物分析。胃中残留的食物可以冷冻保存，也可以储存在 70% 的乙醇中。它们被冷冻的温度并无严格规定 (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7.4. 用于 DNA 研究的皮肤

从分级为 1 级、2 级至 4 级的动物胴体中采集的标本可用于当前的分析。皮肤标本可以置于饱和氯化钠的二甲基亚砷中，然后在零下 20℃ 温度条件下保存 (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7.5. 用于生殖研究的生殖腺

从分级为 1 级至 3 级的动物胴体中采集的标本可用于当前的分析。卵巢应全部置于 10% 的中性福尔马林 (NBF) 中。每个睾丸应分别称重，不要附睾，每隔 1 厘米切开，然后置于 10% 的中性缓冲福尔马林中，以便福尔马林充分渗透组织。固定时，使用的福尔马林应至少是组织的 10 倍。固定 24 小时后，可以将标本储存在较小体积的 10% 福尔马林中。如果每个睾丸重于 50 克左右，则在称重睾丸后，将约 1 厘米厚的横截面切片沿长度方向从中间置于福尔马林中 (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7.6. 组织病理学标本

可以从分级为 1 级至 3 级的动物胴体中采集标本。稀有或濒危物种应进行彻底取样。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在大体正常的器官中，随机抽取 1 立方厘米的标本。将标本固定在 10% 的中性福尔马林溶液中。通常，福尔马林只能沿任何方向穿

透约 1 厘米，因此需注射或切割直径大于 2 厘米的标本，以使更多组织暴露于福尔马林中。同样，在固定时，福尔马林含量应是组织的 10 倍这一点也尤为重要。组织应在该固定剂中保留至少 24 小时。固定后，可以将标本储存在较小体积的 10% 福尔马林溶液中（Rowles et al, 2001; Mazzariol and Centelleghé, 2007）。

7.7. 病毒学标本

分级为 1 级和 2 级的动物胴体适合于当前分析，而第 3 级胴体的可分析度十分有限，4 级和 5 级胴体则对分析无用。病毒学检查所需的组织是脑、肺和肾，但任何疑似病毒病因的损害都应以同样的方式取样。在病毒分离方面，应无菌采集相关器官 2x2x2 厘米的标本，并置于无菌容器内。如果它们在 24 小时内被送到病毒实验室，则应该将其保持在 0°C - 4°C 的温度条件下，否则它们应当被冷冻在零下 70°C 的温度中，直到开始进行分析。冷冻标本可以适当地在固体二氧化碳（干冰）中运输。为了进行病毒和其他疾病的血清学检查，必须采集至少 1 毫升的血液标本以获得血清。在分析之前，血清可以冷冻于零下 20°C 的环境。即使血清有溶血性，但它仍然具有价值（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7.8. 细菌学标本

分级为 1 级和 2 级的动物胴体适合于当前分析，而第 3 级胴体的可分析度十分有限，4 级和 5 级胴体则对分析无用。应当对肺组织、心脏血液以及任何疑似细菌病因的病灶标本进行细菌学检查。尽可能在无菌环境下工作是非常关键的。可以使用拭子或组织块取样进行细菌学检查。每种方法都各有利弊，具体选择哪一种取决于执行人员的偏好（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取一块组织，用无菌手术刀和镊子切出一块大约 4x4x4 厘米的组织，放入无菌容器中。标本应保存在 0°C - 4°C 的温度条件下直至处理，并应尽快进行处理程序（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应使用拭子，并用 70% 的乙醇等对器官表面进行消毒，然后用无菌手术刀将其切开，将无菌拭子放在切口中。将棉签插入带有传输介质的无菌管中。具有传输介质的无菌拭子和容器可以作为包装商购。合适的选择是好氧菌和厌氧菌的包装，例如含有木炭的传输介质。拭子应保持在 0°C - 4°C 的温度条件下直至处理

(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要采集心脏血液标本，应使用例如 70% 的乙醇对右心室表面进行消毒，并使用无菌注射器和针头从管腔中采集血液标本。也可以使用无菌移液器。在这两种情况下，血液标本都应在 0°C - 4°C 的无菌容器中保存，直至进一步处理 (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组织标本涂片应固定，并用革兰氏染色法进行染色。肺部涂片和疑似分枝杆菌病原学的病灶涂片也应使用 Ziehl-Nielsen 方法进行染色。标本应该接种到哥伦比亚血琼脂培养基上，并在 37°C 的有氧和厌氧条件下培养 5 天，但肺部标本除外，它只需要有氧培养 (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7.9. 毒理学标本

分级为 2 级的动物胴体适合于当前分析，而第 1 级和 3 级胴体的可分析度十分有限，4 级和 5 级胴体则对分析无用或会出现问题。应采集脂肪、肌肉、肝脏和肾脏标本进行有机氯分析。这些标本只能与不锈钢、铝、玻璃或聚四氟乙烯接触，并且可以储存在无污染的洗涤己烷铝箔中。如果该动物正在哺乳期，则应采集牛奶标本进行有机氯分析。它可以储存在一个无污染的洗己烷玻璃容器中，用无污染的洗己烷铝箔保持标本不接触容器的（塑料）盖子。如果胎儿太小而无法进行全面尸检，则可将整个胎儿及胎盘包裹在无污染的己烷洗涤铝箔中进行有机氯分析。肌肉、肝脏和肾脏的标本应该采样进行重金属分析。这些标本不能与不锈钢以外的任何金属接触，并且可以用塑料保存 (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用于重金属和有机氯分析标本的最小尺寸为 10 克（牛奶为 10 毫升），如果要冷冻，则应将标本称重，以补偿存储过程中的脱水状况。如果标本在收集后直接进行分析，则无需冷却。否则，应将它们在零下 20°C 的温度条件下冷冻直至分析，并且在存储过程中不要解冻，否则组织会破裂 (Kuiken and Garcia Hartmann, 1991)。

参考文献

- [1]Arrigoni M, Manfredi P, Panigada S, Bramanti L, Santangelo G (2011). Life-history tables of the Mediterranean fin whale from stranding data, *Mar. Ecol.* 32 (s1): 1–9.
- [2]Chou L-S, Yao C-R, Wang JY (1995). Stranding network and recent records of cetaceans in Taiwa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Symposium on Cetacean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21-23.
- [3]Database of Cetacean Stranding Records around Hainan Island, DCSRHI (2016). <http://www.cetacean.csdb.cn/>
- [4]Duignan PJ (2000a). Diseases of Cetaceans and Pinnipeds. *Marine Wildlife: The Fabian Fay Course for Veterinarians (Proceedings 335)*. Post Graduate Foundation in Veterinary Science, Sea World, Gold Coast, Australia: 431-462.
- [5]Duignan PJ (2000b). Marine Mammal Autopsy Techniques and Sample Collection. *Marine Wildlife: The Fabian Fay Course for Veterinarians (Proceedings 335)*. Post graduate Foundation in Veterinary Science, Sea World, Gold Coast, Australia: 387-428.
- [6]Dunn JL, Buck JD, Robeck TD (2001). Bacterial diseases of cetaceans and pinnipeds. in L. A. Dierauf and F. M. D: 309-335
- [7]Fernandez A, Edwaeds JF, Rodriguez S, Espinosa de los Monteros A, Herraez P, Castro P, Haber JR, Martin V,a Arbelo M (2005). ‘Gas and fat embolic syndrome’ involving a mass stranding of beaked whales (family Ziphiidae) exposed to anthropogenic sonar signals. *Veterinary Pathology*, 42: 446-457.
- [8]Geraci JR, Lounsbury VL (2005). *Marine mammals ashore: a field guide for strandings*, Second Edition. National Aquarium in Baltimore, Baltimore, MD.
- [9]Geraci JR, Lounsbury VJ (1993). *Marine Mammals Ashore: A Field Guide for Strandings*. Texas A&M Sea Grant.
- Hao Y, Wang K, Han J, Zheng J, Xian Y, Yao Z, Lu Z, Li H, Zhang X (2011). Marine mammal researches in China. *Acta Theriol. Sin.* 31: 20–36.

- [10]Huang SL, Karczmarski L, Chen J, Zhou R, Lin W, Zhang H, Li H, Wu Y (2012). Demography and population trends of the largest population of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s. *Biol. Conserv.* 147: 234–242
- [11]Jsseldijk LL and Brownlow AC (2018). Cetacean necropsy protocol-update. 24 th ASCOBANS Advisory Committee Meeting AC24/Inf.2.5.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1-14 slides
- [12]Irish Whale, Dolphin Group, IWDG (2016). <<http://www.iwdg.ie/strandings>>
- [13]Jutapruet S, Huang SL, Li S, Lin M, Kittiwattanawong K, Pradit S (2015). Population size and habita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s (*Sousa chinensis*) off Donsak, Surat Thani, Thailand. *Aquat. Mamm.* 41: 129–142.
- [14]Kemper, C. Unpublished. Marine Mammal Stranding Manual. South Australian Museum.
- [15]Kemper CM, Flaherty A, Gibbs SE, Hill M, Long M, Byard RW (2005). Cetacean captures, strandings and mortalities in South Australia 1881–2000,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uman interactions. *Austral. Mamm.* 27 (1): 37–47.
- [16]Kemper C, Coughran D, Warneke R, Pirzl R, Watson M, Gales R, Gibbs S (2008). Southern right whale (*Eubalaena australis*) mortalities and human interactions in Australia, 1950–2006. *J. Cetacea. Res. Manag.* 10 (1): 1–8.
- [17]Kuiken T and Garcia Hartmann M (1991). Cetacean pathology: dissection techniques and tissue sampling.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European Cetacean Society, newsletter 17 - special issue.* 1- 41.
- [18]Leeney RH, Amies R, Broderick AC, Witt MJ, Loveridge J, Doyle J, Godley BJ (2008).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of cetacean strandings and bycatch in a UK fisheries hotspot. *Biodivers. Conserv.* 17 (10): 2323.
- [19]Lin M, Luru X, Fang L, Huang S-L, Chiou-Ju Y, Turvey ST, Gozlanf RE, Li S (2019). Can local ecological knowledge provide meaningful information on coastal cetacean diversity? A case study from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172:

- [20]Liu M, Lin M,Zhang P, Xue T, Li S (2018). An overview of cetacean stranding around Hainan Isl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1978–2016: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Marine Policy*: 1-7 <https://doi.org/10.1016/j.marpol.2018.04.029>
- [21]López A, Santos MB, Pierce GJ, González AF, Valeiras X, Guerra A (2002). Trends in
- [22]strandings and by-catch of marine mammals in north-west Spain during the 1990s. *J. Mar. Biol. Assoc. UK* 82 (3): 513–521.
- [23]Macleod CD, Pierce GJ, Santos MB (2004). Geographic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in strandings of beaked whales (Ziphiidae) on the coasts of the UK and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from 1800–2002. *J. Cetacea. Res. Manag.* 6 (1): 79–86.
- [24]Marcotte D, Hung, S.K., Caquard, S (2015). Mapping cumulative impacts on Hong Kong's pink dolphin population. *Ocean Coast Manag.* 109: 51–63.
- [25]Mazzariol S, Centelleghè C (2007). Standard protocol for post-mortem examination on cetaceans. IPA Adriatic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Programme, University of Padua.
- [26]McLellan WA, Friedlaender AS, Mead JG, Potter CW, Pabst DA(2002). Analysing 25 years of bottlenose dolphin (*Tursiops truncatus*) strandings along the Atlantic coast of the USA: do historic records support the coastal migratory stock hypothesis? *J. Cetacea. Res. Manag.* 4 (3): 297–304.
- [27]Meirelles ACO, Monteiro-Neto C, Martins AM, Costa AF, Barros HM, Alves MDO (2009). Cetacean strandings on the coast of Ceará, north-eastern Brazil (1992–2005), *J. Mar. Biol. Assoc. UK* 89 (5): 1083–1090.
- [28]Milani CB, Vella A, Vidoris P, Christidis A, Koutrakis E, Frantzis A, et al. (2017). Cetacean stranding and diet analyses in the North Aegean Sea (Greece). *J. Mar. Biol. Assoc. UK*:1–18.
- [29]Morrel M, Degollada E, Alonso JM, Jauniaux T, Andre' M (2009). Decalcifying odontocete ears following a routine protocol with RDO.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arine*

Biology and Ecology, 376: 55-58.

[30]Nemiroff L, Wimmer T, Daoust PY, McAlpine DF (2010). Cetacean strandings in the Canadian Maritime provinces, 1990–2008, *Can. Field-Nat.* 124 (1): 32–44.

[31]Obusan MCM, Rivera WL, Siringan MAT, Aragonés LV (2016). Stranding events in the Philippines provide evidence for impacts of human interactions on cetaceans. *Ocean Coast. Manag.* 134: 41–51.

[32]Ocean Park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Hong Kong, OPCFHK (2016). <http://www.opcf.org.hk/en/>

[33]Öztürk AA, Tonay AM, Dede A (2011). Strandings of the beaked whales, Risso's dolphins, and a minke whale on the Turkish coast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Sea, *J.Black Sea/Mediterr. Environ.* 17: 3.

[34]Parsons ECM, Felley ML, Porter LJ (1995). An annotated checklist of cetaceans recorded from Hong Kong's territorial waters. *Asian Mar. Biol.* 12 (79): 6.

[35]Peltier H, Jepson PD, Dabin W, et al. (2014). The contribution of stranding data to monitoring and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for cetaceans: developing spatially explicit mortality indicators for common dolphins (*Delphinus delphis*) in the eastern North Atlantic. *Ecol. Indic.* 39: 203–214.

[36]Pugliares KR, Bogomolni A, Touhey KM, Herzig SM, Harry CT, Moore MJ (2007). *Marine Mammal Necropsy: An introductory guide for stranding responders and field biologists.* WHOI.

[37]Pyenson ND (2011). The high fidelity of the cetacean stranding record: insights into measuring diversity by integrating taphonomy and macroecology. *Proc. R. Soc.Lond. B: Biol. Sci.* 278: 3608–3616.

[38]Rowles TK, Van Dolah FM, Hohn AA (2001). Gross necropsy and specimen collection protocols. In *CRC Handbook of Marine Mammal Medicine*, edited by Dierauf LA and Gulland FMD. 449- 520.

[39]Schipper J, Chanson JS, Chiozza F, Cox NA, Hoffmann M, Katariya V, Lamoreux J

(2008). The status of the world's land and marine mammals: diversity, threat, and knowledge. *Science* 322: 225–230.

[40]Silva MA, Sequeira M (2003). Patterns in the mortality of common dolphins (*Delphinus delphis*) on the Portuguese coast, using stranding records, 1975–1998. *Aqua Mamm.* 29 (1): 88–98.

[41]Song K-F (2016). Cetacean Strandings in Korean Waters 1. *Pacific Science* 70(1): 35-44

[42]Taiwan Cetacean Stranding Database, 1994–2005
http://taibif.tw/whale/whale_browse.php

[43]Thompson KF, Millar CD, Baker CS, et al. (2013). A novel conservation approach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management of rare cetaceans. *Biol. Conserv.* 157: 331–340.

[44]Taylor BL, Martinez M, Gerrodette T, Barlow J, Hrovat YN (2007). Lessons from monitoring trends in abundance of marine mammals. *Mar. Mamm. Sci.* 23: 157–175.

[45]Wang, PL (2011). *Chinese Cetaceans*.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Beijing.

[46]Wang PL, Han JB (2007). Present status of distribution and protection of Chinese white dolphins (*Sousa chinensis*) population in Chinese waters. *Mar. Environ. Sci.* 26:484–487.

[47]Wang Y, Li W, Van Waerebeek K (2015). Strandings, bycatches and injuries of aquatic mammals in China, 2000–2006, as reviewed from official documents: a compelling argument for a nationwide strandings programme. *Mar. Policy* 51: 242–250.

[48]Zhang P, Li S, Lin M, Xing L, Chen X, Jiang X (2016). Database of cetacean stranding records around Hainan Island (1993–2015). *Chin. Sci. Data* 1 (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49]Zhao L, Zhu Q, Miao X, Xu M, Wu F, Dai Y, Tao C, Mou J, Wang X (2017). An overview of cetacean strandings, bycatches and rescues along the western coast of the Taiwan Strait, China: 2010–2015. *Acta Oceanol. Sin.*: 1–6.

[50]Zhou K, Xu X, Tian C (2007). Distribution and abundance of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s in Leizhou Bay, China. *N. Z. J. Zool* 34: 35–42.

[51] Linda Wong, Jinfeng Zhou, A Reflection on Protected Areas in Serving Wildlife Migration: Endangered Oriental Storks (published on Dec 30 2019). <https://www.iucn.org/news/commission-environmental-economic-and-social-policy/201912/a-reflection-protected-areas-serving-wildlife-migration-endangered-oriental-storks>

[52] Xiang Z, Yang J, Ikhumhen H O, Sheng C. Wong L. Ren X. Zhou J. Wang W.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sequence of the Przewalski ' s gazelle (*Procapra przewalskii*)[J]. Conservation Genetics Resources, 2018:1-3.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686-018-1014-3>.

[54]<https://www.environment.gov.au/system/files/resources/3d46ce5c-06df-4c20-a78b-2e7c1369aac1/files/cetacean-protocols.pdf>